

洛陽名園記



19000

836
151

宋李文叔先生撰

洛陽名園記

文政戊子季冬鑄
全交館藏版

於之言制治於末亂思危於既安則豈
有他日胡羯猖獗二帝北狩之變哉
詩云無已太康傳云宴安鴆毒也余竊
欲使方今士大夫鑒之而知所警戒矣
松本生好學耽書抽此篇於毛晉秘
書中校讐補歲附以考證將刻梓而

洛陽名園記序

二

全文館藏

公諸世竊序於余之甚感其志焉而功
勤也遂冠以昔日之緒論松本生名幸彦
字子邦江都淺草里人也文政十二年歲
次己丑正月牛且

侍講學士成島司直



燕齋男谷孝書



洛陽名園記序

言無益於人倫。文無用於天下。則雖工。徒是浮辭虛語也耳。而君子不顧也。若宋李文叔氏洛陽名園記。則言簡而意有餘。寫實不加虛飾。雖似出乎偶然遊興之餘。實是天下有用之文也。文叔氏云。天下之治亂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。洛陽之盛衰。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。則名園記之作。余豈徒然哉。予亦信知其不徒然。

洛陽名園記序

一

全文館藏

本邦昇平二百餘年。文化日盛矣。東都內外。王公貴人臺榭園囿。藻飭宏麗。竒石佳木。蒼古清新。較諸彼洛陽名園。予知其必勝焉。然而何不有一文叔出而作東都名園記乎。又不知作之乎。雖作之。又不知其徒然乎。其不徒然乎。友人松本月痴。博學好古人也。而今刻文叔氏名園記。刻成徵

序於予。予素愛斯記之不徒然。故喜而序。
予序斯記亦豈徒然哉。
文政戊子季冬

中齋居士山本公簡序

洛陽名園記序

二

全文館藏

刻洛陽名園記序

頃日檢所藏津逮秘書。讀宋李文叔先生洛陽名園記。乃歎息曰。實名不虛立也。古今文士。誰不服斯記。而收在卷帙浩繁中。則世亦少得而觀者。斯文而不多有于世。豈不哀哉。此予所以刻斯記也。惜哉先生詩文斯記外無復多傳者。禮記精義。歷下水記。亦唯名存耳。因斯記見之。先生經學文章。亦可想見矣。予嘗於諸書。有關洛陽名園記序

三

全交館藏

係先生事跡者。必自記之。今併刻之。若墨癖說。雜說。一二篇。亦誠寸金片玉也。誰不珍之。此一冊子。可謂文叔先生遺愛矣。然而斯記所在。何惟津逮秘書。記中有文字一二難讀者。不遑得諸書校之。欲斯刻之急出于天下也。

文政十一年冬十二月

淺草松本幸彥識

授字一
作受是

李格非字文叔。濟南人。其幼時俊警異甚。有司方以詩賦取士。格非獨用意經學。著禮記說。至數十萬言。遂登進士第。調冀州司戶參軍。試學官。爲鄆州教授。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。謝不可。入補太學。錄再轉博士。以文章授知于蘇軾。嘗著洛陽名園記。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。其後洛陽陷于金。人以爲知言。紹聖立局。編元祐章奏。以爲檢討。不就。戾執政意。通判廣洛陽名園記。李文叔傳
一 全文館藏

信軍。有道士說人禍福。或中出必乘車。昨俗信惑。格非遇之塗。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。窮治其姦。杖而出。諸境召爲校書郎。遷著作佐郎。禮部員外郎。提點京東刑獄。以黨籍罷。卒年六十一。格非苦心工於詞章。陵轍直前。無難易可否。筆力不少滯。嘗言。文不可以苟作。誠不著焉。則不能工。且晉人能文者多矣。至劉伯倫酒德頌。陶淵明歸去來辭。字字如肺肝出。遂高步晉人之

上其誠著也。妻王氏拱辰。孫女亦善文。女清照
詩文尤有稱於時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。自號易
安居士 宋史

洛陽名園記 李文叔傳

二

全交館藏

洛陽名園記序

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。凡十有九處。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。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。遺芳餘烈。足以想像其賢。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。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。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群品。而乃斥餘事。種植澤溉。奪造化之功。與王公大姓相軋。夫洛陽帝王東西宅。爲天下之中。土圭日影。得陰陽之和。嵩

洛陽名園記舊序

一

全文館藏

少瀍澗鍾山水之秀。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。天匠地孕。爲花卉之奇。加以富貴利達。優游閒暇之士。配造物而相嫵媚。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。館榭池臺風俗之習。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。圖畫之傳寫。古今華夏莫比。觀文叔之記。可以知近世之盛。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。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。而信道篤。隨其所見淺深。爲近遠小大之應。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。有

所謂必不可者。大丞相司馬公爲首。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。至今明驗大效。與始言若合符節。文叔方洛陽盛時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。亦遠見高覽。知今日之禍。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。又曰公卿高進于朝。放乎一己之私意。忘天下之治忽。嗚呼可謂知言哉。文叔在元祐官太學。丁建中靖國。再用邪朋。竄爲黨人。女適趙相挺之子。亦能詩。上趙相。救其父云。何況

洛陽名園記舊序

二

全交館藏

人間父子情。識者哀之。今記稱潞公年九十。而杖屨東西。按太師丙午生。正紹聖乙亥歲。譴逐嶺表。立黨之二年。誣謗宣仁聖烈。廢降昭慈獻聖。羣陰已壯。芽孽弄權。宰相不必斥其名。後內相王明叟指言。紹聖當國之人。如操舟者。當左而右。當右而左。旁觀者爲之寒心。與文叔所言。放乎一己之私意。而忘天下之治忽。若相終始。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。噫繁華盛麗。過盡一

時。至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。雖宮室苑囿滌池
皆盡。然一廢一興。循天地無盡藏。安得光明盛
大。復有如洛陽。衆賢佐中興之業乎。季父浮休
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。憶昔開元全盛日。
漢苑隋宮已黍離。覆轍絲來皆在說。今人還起
古人悲。感而思治世之難遇。嘉賢者之用心。故
重言以書其首。紹興八年三月望日。幽國張琰
德和序

洛陽名園記舊序

三

全文館藏

洛陽名園記

宋 濟南 李 格非 撰

明 東吳 毛 晉 訂

大日本東都 松本幸彥重校刊

富鄭公園

洛陽園池。多因隋唐之舊。獨富鄭公園最爲近
闢。而景物最勝。游者自其第東出。探春亭。登四
景堂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。南渡通津橋。

洛陽名園記

一

全文館藏

上方流亭。望紫筠堂而還。右旋。花木中有百餘
步。走蔭樾亭。賞幽臺。抵重波軒而止。直北走土
筠洞。自此入大竹中。凡謂之洞者。皆斬竹丈許。
引流穿之。而徑其上。橫爲洞一。曰土筠。縱爲洞
三。曰水筠。曰石筠。曰榭筠。歷四洞之北。有亭五。
錯列竹中。曰叢玉。曰披風。曰漪嵐。曰夾竹。曰蕪
山。稍南有梅臺。又南有天光臺。臺出竹木之杪。
遵洞之南而東。還有臥雲堂。堂與四景堂竝。南

北左右二山背歷通流。尺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。鄭公自還政事歸第。一切謝賓客。燕息此園。幾二十年。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。故逶迤衡直。闔爽深密。皆曲有奧思。

董氏西園

董氏西園。亭臺花木不爲行列。區處周旋。景物歲增月葺所成。自南門入。有堂相望者三。稍西一堂在大地間。逾小橋有高臺一。又西一堂。竹

洛陽名園記

二

全文館藏

環之中。有石芙蓉。水自其花間湧出。閱軒牕四面。甚蔽盛。夏燠暑不見畏日。清風忽來。留而不去。幽禽靜鳴。各誇得意。此山林之景。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。小路抵池。池南有堂。面高亭。堂雖不宏大。而屈曲甚邃。游者至此。徃徃相失。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。元祐中有留守。喜宴集于此。

董氏東園

董氏以財雄洛陽。元豐中少縣官錢糧。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。因蕪壞不治。然其規模尚足稱。賞東園。北鄉入門。有栝可十圍。實小如松實。而甘香過之。有堂可居。董氏盛時。載歌舞游之。醉不可歸。則病此數十日。南有敗屋遺址。獨流盃。寸碧二亭尚完。西有大池。中爲堂。榜之曰含碧。水四面噴瀉池中。而陰出之。故朝夕如飛瀑。而池不溢。洛人盛醉者。走登其堂。輒醒。故俗目曰醒酒池。

洛陽名園記

三

全文館藏

醒酒池

環溪

環溪。王開府宅園。甚潔。華亭者。南臨池。池左右翼。而北過涼榭。復匯爲大池。周圍如環。故云然也。榭南有多景樓。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。層峯翠巘。畢効竒於前。榭北有風月臺。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。峇堯璀璨。延亘十餘里。尺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。可瞥目。

而盡也。又西有錦廳秀野臺。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。皆品別種列。除其中爲島嶼。使可張幄次。各待其盛而賞之。涼榭錦廳。其下可坐數百人。宏大壯麗。洛中無逾者。

劉氏園

劉給事園。涼堂高卑。制度適愜。可人意。有知木經者見之。且云。近世建造。率務峻立。故居者不便。而易壞。唯此堂正與法合。西南有臺一區。尤工緻。方十許丈。地而樓橫堂列。廊廡回繚。闌楯周接。木映花承。無不妍穩。洛人曰爲劉氏小景。今折爲二。不能與他園爭矣。

叢春園

今門下侍郎安公。買於尹氏岑寂。而喬木森然。桐梓檜栢。皆就行列。其大亭有叢春亭。高亭有先春亭。叢春亭出茶藤架上。北可望洛水。蓋洛水自西。汹湧奔激而東。天津橋者。壘石爲之。直

力溜其怒而納之於洪下。洪下皆大石底。與水爭。噴薄成霜雪。聲聞數十里。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。聽洛水聲。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。不可留。迺去。

天王院花園子

洛中花甚多種。而獨名牡丹曰花王。凡園皆植牡丹。而獨名此曰花園子。蓋無他池亭。獨有牡丹數十萬本。凡城中賴花以生者。畢家于此。至洛陽名園記

五 全交館藏

花時。張幙幄。列市肆。管弦其中。城中士女。絕烟火游之。過花時則復爲丘墟。破垣遺竈相望矣。今牡丹歲益滋。而姚黃魏紫。一枝千錢。姚黃無賣者。

歸仁園

歸仁其坊名也。園盡此一坊。廣輪皆里餘。北有牡丹芍藥千株。中有竹百畝。南有桃李彌望。唐丞相牛僧孺園。七里檜其故木也。今屬中書李

侍郎方朔亭其中。河南城方五十餘里。中多大園池。而此爲冠。

苗帥園

節度使苗侯旣貴。欲極天下佳處。十居得河南。河南園宅。又號最佳處。得開寶宰相王溥園。遂構之。園旣古。景物皆蒼老。復得完力藻飾出之。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。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。高百尺。春夏望之。如山然。今朔堂其北。竹

洛陽名園記

六

全交館藏

萬餘竿。皆大滿。二三圍。踈筠琅玕。如碧玉椽。今朔亭其南。東有水。自伊水派來。可浮十石舟。今朔亭。歷其溪。有大松七。今引水繞之。有池宜蓮。荇。今朔水軒。板出水上。對軒有橋亭。制度甚雄侈。然此猶未盡得。王丞相故園。水東爲直龍圖閣。趙氏所得亦大。朔第宅園池。其間稍北。曰邠廓陌。陌列七丞相之第。文潞公。程丞相宅旁。皆有池亭。而趙韓王園。獨可與諸園列。

十恐下
字誤

趙韓王園

趙韓王宅園。國初詔將作營治。故其經畫制作。殆侔禁省。韓王以太師歸是第。百日而薨。子孫皆家京師。罕居之。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。高亭大榭。花木之淵藪。歲時獨廝養擁篲。負畚鍤者。於其間而已。蓋人之於宴間。每自吝惜。宜甚於聲名爵位。

李氏仁豐園

洛陽名園記

七

全交館藏

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。百餘種耳。今洛陽良工巧匠。批紅判白。接以他木。與造化爭妙。故歲歲益奇。且廣桃李梅杏蓮菊。各數十種。牡丹芍藥。至百餘種。而又遠方奇卉。如紫蘭茉莉瓊花。山茶之傳。號爲難植。獨植之洛陽。輒與其土產無異。故洛中園圃花木。有至千種者。甘露院東李氏園。人力甚治。而洛中花木無不有。中有四并。迎翠。濯纓。觀德。超然。五亭。

松島

松栢椈杉檜栝皆美木。洛陽獨愛栝而敬松。松島數百年松也。其東南隅雙松尤奇。在唐爲袁象先園。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。今爲吳氏園。傳三世矣。頗葺亭榭。池沼植竹木。其旁南築臺。北構堂。東北曰道院。又東有池。池前後爲亭。臨之。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。清泉細流。涓涓無不通。處在他郡尚無有。而洛陽獨以其松名。

洛陽名園記

八

全交館藏

東園

文潞公東園。本藥圃。地薄。東城水。渺瀰甚廣。汎舟游者。如在江湖間也。淵映瀝水二堂。宛宛在水中。湘膚藥圃二堂間。列水石。西去其第里餘。今潞公官太師。年九十。尚時杖屨游之。

紫金臺張氏園

自東園竝城而北。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。有亭。四河圖志云。黃帝坐玄扈臺。郭璞云。在洛汭。

或曰此其處也

水北胡氏園

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。在印山之麓。漚水經其旁。因岸穿二土室。深百餘尺。堅完如埏埴。開軒牕。其前以臨水上。水清淺則鳴漱。湍瀑則奔馳。皆可喜也。有臺榭花木。率在二室之東。尺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。天授地設。不待人力而巧者。洛陽獨有此園耳。但其亭臺之名。皆不足

洛陽名園記

九

全文館藏

載載之且亂實。如其臺。四望盡百餘里。而縈伊繚洛乎其間。林木蒼蔚。烟雲掩映。高樓曲榭。時隱時見。使畫工極思。不可圖。而名之曰玩月臺。有菴。在松檜藤葛之中。闢旁牖。則臺之所見。亦畢陳於前。避松檜。騫藤葛。的然與人目。檜會。而名之曰學古庵。其實皆此類。

大字寺園

大字寺園。唐白樂天園也。樂天云。吾有第。在履

道坊。五畝之宅。十畝之園。有水一池。有竹千竿。是也。今張氏得其半。爲會隱園。水竹尚甲洛陽。但以其圖攷之。則某堂有某水。某亭有某木。其水其木。至今猶存。而曰堂曰亭者。無復彷彿矣。豈因於天理者。可久而成於人力者。不可恃取。寺中。樂天石刻存者尚多。

獨樂園

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。謂其園曰獨樂園。

洛陽名園記

十

全文館藏

園卑小。不可與他園班。其曰讀書堂者。數十椽屋。澆花亭者。益小。弄水種竹軒者。尤小。曰見山臺者。高不過尋丈。曰釣魚菴。曰採藥圃者。又特結竹鈔落。蕃蔓草爲之爾。溫公自爲之序。諸亭臺詩。頗行於世。所以爲人欣慕者。不在於園耳。

湖園

洛人云。園圃之勝。不能相兼者六。務宏大者少。幽邃。人力勝者少。蒼古。多水泉者艱。眺望。兼此。

六者。惟湖園而已。予嘗游之。信然。在唐爲裴晉公宅園。園中有湖。湖中有堂。曰百花洲。名蓋舊。堂蓋新也。湖北之大堂。曰四并堂。名蓋不足。勝蓋有餘也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。桂堂也。截然出於湖之右者。迎暉亭也。過橫地。披林莽。循曲徑。而後得者。梅臺。知止庵也。自竹逕望之。超然。登之。脩然者。環翠亭也。眇眇重邃。猶擅花卉之盛。而前據池亭之勝者。翠樾軒也。其大略如此。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。青蘋動而林陰合。水靜而跳魚鳴。木落而羣峰出。雖四時不同。而景物皆好。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。

呂文穆園

伊洛二水。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。而伊水尤清徹。園亭喜得之。若又當其上流。則春夏無枯涸之病。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。木茂而竹盛。有亭三。一在池中。二在池外。橋跨池上相屬也。洛陽

又有園池。中有一物特可稱者。如大隱莊梅。楊侍郎園流杯。師子園師子是也。梅蓋早梅。香甚烈。而大說者云。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。流杯水。雖急不旁觸。爲異。師子。非石也。入地數十尺。或以地攷之。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。舍此。又有嘉猷會節。恭安。溪園等。皆隋唐官園。雖已犁爲良田。樹爲桑麻矣。然宮殿池沼。與夫一時會集之盛。今遺俗故老。猶有識其所。在。而道其廢候來。而忽逝也。

洛陽名園記

三

全交館藏

瀧一
作龍

常一
作當

論曰。洛陽。處天下之中。挾穀澗之阻。當秦瀧之襟喉。而趙魏之走集。蓋四方必爭之地也。天下常無事則已。有事則洛陽先受兵。予故嘗曰。洛陽之盛衰者。天下治亂之候也。方唐貞觀開元之間。公卿貴戚。闕館列第於東都者。號千有餘邸。及其亂離。繼

踐一
作蹴

一無
者字

圃一
作圃

也一
作已

以五季之酷。其池塘竹樹。兵車蹂踐。廢而
 為丘墟。高亭大榭。烟火焚燎。化而為灰燼。
 與唐共滅。而俱亡者。無餘處矣。予故嘗曰。
 園圃之廢興。洛陽盛衰之候也。且天下之
 治亂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。洛陽之盛衰。
 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。得則名園記之作。
 予豈徒然哉。嗚呼。公卿大夫。方進於朝。放
 乎以一已之私。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。欲

洛陽名園記

十三

全交館藏

退享此樂。得乎。唐之末路是也。

昔人記載山川園林之勝。稱洛陽為天
 下第一。顧即不乏少文之興。而銅狄已
 不可問矣。及讀伽藍名園二記。雖文筆
 差殊。而感慨係之。中州風景尚依然在
 目也。因合刻以公之同好。晉王右軍。慨
 想成都。作周益州帖。展斯編者。亦可當
 卧遊矣。湖南毛晉識。